



在荷之洲(黄永玉作品)

寻访东溪寺

□罗伟慎

工作之余,我喜欢翻弄故纸堆,挖掘地方文史。当代大画家黄永玉抗日战争时期在赣南的一些事,我便留心搜集过,赣州城边的东溪寺,是他漂泊赣南的开始。

“第四天一大早,船泊赣州码头,序子和任何人都不打招呼,叫了辆三轮车,带上所有行头,穿过赣州的大街小巷,到了东溪寺教育部演剧第二队……”这是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的一段话,讲述的是主人公张序子初到赣州的故事。小说中的序子,原型即黄永玉本人。1943年底,黄永玉辗转来到赣南,从赣州城码头一上岸,他第一时间来到了城内的东溪寺,老大哥王淮的一封信推荐信,使他成为教育部第二巡回戏剧教育队(简称“剧教二队”)的见习队员。在东溪寺剧教二队,黄永玉与老熟人陈庭诗(耳氏)重逢,结识了张乐平、陆志序、殷振家、徐洗繁等一批师友。

东溪寺,是黄永玉初到赣州的老家,是他漂泊赣南(即今天的赣州市)的起点,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二十世纪90年代,黄永玉凭借他惊人的记忆力和过人的写生功夫,绘制了一幅《东溪寺剧教队图》。这幅图,画的是东溪寺门外的街景:大门对面是一条蜿蜒的小泥路,路边一列高高低低的土墙,墙上用石灰刷出的标语“抗战必胜”清晰可见;大门的门额上刻着“东溪寺”三个醒目大字。黄永玉曾经把这幅《东溪寺剧教队图》寄给当年剧教二队的老同事、著名导演殷振家,殷振家感慨地回信说:“六十年前景象恍如昨日。”

我突然想去寻访东溪寺,寻觅当年的踪影。于是,我骑上电动车,穿过赣州城区的大街小巷,来到八境路口,迎着八境台方向一路骑行,看见左前方有一条小巷子深不可测,凭着直觉拐进去,加速爬坡,经过赣州特

兔子寮

□温谈升

宁都县有一个叫百胜的山村,据说被莽莽大山包围着,那里全是森林,山路弯弯、流水潺潺。一直没有机会前往,今年夏初,文友相邀,终于遂了我的心愿。

去百胜村之前,听人常说到那里有一个叫兔子寮的村落。起初,我以为百胜是会同乡的一个行政村,兔子寮也是会同的一个行政村。到了这里后,我才发现,百胜即兔子寮,兔子寮即百胜,一个村两个名。兔子寮之名原汁原味,而百胜之名要高大上得多,给人一些美好的想象。据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公社等分配下村,有两个村供他们选择,一个是南坑、一个是百胜。大家都争先恐后要去百胜村,南坑这个村被冷落在一边。待干部分匀后,分到百胜的知青一路高歌,雄赳赳气昂昂出发了。可到了后他们才发现,百胜是山中之山,林中之林,路不像路,田不像田,都是吊在半山腰的梯田,条件艰苦。而南坑的条件比百胜好,人家哪里有“坑”,都是平原,进出便利。百胜老表告诉知青,他们挂在嘴边的村子名都是兔子寮,叫了上千年了。兔子寮非佳名也,偏僻杳见,野兔出没。到了二十

殊教育学校,旁边一栋青砖古建筑,门口“张乐平旧居”几个字特别醒目。原来,张乐平抗战时期在赣州的居住地就在这里。可惜,张乐平旧居上了锁,透过门缝往里看,空空如也。

我读过谢宗瑶编著的《赣州城厢古街道》。该书对赣州古城三十六条街、七十二巷作了详尽考证,同时收录作者以及作者采访的当地老人的回忆文字。谢宗瑶先生生于一九一九年,是土生土长的赣州人,还是《赣县新志稿》(1946年4月版)的采访员之一,“一生从事教师,一生爱好收藏”。据他的《赣州城厢古街道》记载,抗战期间,张乐平借住在百家岭的伊斯兰小学内,二十世纪90年代,在伊斯兰小学旧址上兴建了赣州特殊教育学校。我感觉特别庆幸,张乐平旧居保留下来了。

站在张乐平旧居门口,我想象着,青年黄永玉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心中偶像的情景。他在《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中有这样的回忆:“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东溪寺队部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第一次见到乐平兄瘦弱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青年黄永玉是张乐平家的常客。他和张乐平一起跑警报,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他陪着张乐平夫人去虎岗儿童新村接孩子;他给张乐平作了一个漫画人像,张乐平很喜欢,挂在家里的墙壁上;他来这里看张乐平画三毛,张乐平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用一辈子。

从张乐平旧居出发,我改为徒步,继续寻访东溪寺。如果黄永玉在《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中没有记错的话,我现在行走的路线和当年他从东溪寺第一次来张乐平家的方向正好相反。烈日炎炎下,我低头艰难地爬着一段又一段的台阶,汗流浹背。爬完台阶,走到水泥路上,抬起头一看,正前方的墙壁上钉着一块绿底白字的地名指示牌,上面三个大字,正是我苦苦寻觅的“东溪寺”。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说:“东溪寺这地方,怕很久很久以前的确是个寺。眼前,寺的影痕一点也找不到了。它到底是怎么个‘寺’法?什么菩萨?神龛落脚点在哪儿?你最好别往这方面想下去,越想越没有意思。”站在东溪寺地名指示牌下,我四处张望探寻,眼前,不但东溪寺的“影痕一点也找不到了”,而且东溪寺巷的影痕一点也找不到了。沧桑巨变,旧景难觅,物换人非。

寻访东溪寺并找到东溪寺地名指示牌,对于我而言还是有象征性意义的。也许,我应该从“东溪寺”再出发,沿着黄永玉漂泊赣南的足迹,在田野调查中探访,从故纸堆里探寻,努力再现抗战时期赣南那段历史,那些人,那些事。

世纪50年代末,有人便将兔子寮改成有美好寓意的百胜村。

虽然地处偏僻,但兔子寮是有气质的,也是有灵魂的。虽然不见经历沧桑的屋宇了,但古风遗迹依然在,特别是村屋背的那条古驿道,据说是南宋所建,能通往武华山、马头、田埠、石城乃至福建一带。一座拱桥横卧驿道,麻条石铺就的桥面在古时可供两辆马车并行。桥下的山溪水涨得急,五米高的桥面上藤蔓匍匐、青苔遍布,行走其间,仿佛能感受到村子当年的繁盛。

在驿道拱桥上,几名游客看得很仔细,聊得正酣,外地口音又夹杂方言,一问才知他们来自黔西北。兔子寮顶多算是区域性小有名气,怎么会把贵州游客引到这里来?原来他们是来寻根问祖的,据说他们的先祖是从这里逃隐贵州的。据《宁都县志》载,元代中期,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称帝时,朝廷对百姓的残暴统治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延祐二年四月,长得彪悍的村民蔡五九武艺高强、胆识超群,他组织起宁都、石城、瑞金及福建省长汀府所辖县城,震撼全国。元统治者急令赣、浙、闽、苏四省大军,合力围剿。蔡五九却因一时聚合之众,难以抵御,最终被朝廷击溃。蔡五九起义军彻底失败后,为避株连九族,起义军的幸存者以及兔子寮的村人,纷纷逃往西南各省。据说今居住在贵州西北的“宁都州人”,就是蔡五九起义军的后裔。

物换星移,气象一新。如今的兔子寮,不,百胜村,处处绽放幸福之花。当地政府因势利导,村里创办了经济林种植基地、生态农庄有限公司、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实体,把山田变财富,村民依靠水稻、白莲、西瓜、脐橙、黄鸡过上了谷满仓的富裕生活。

我的老家在于都县一个叫抗山的山沟里,离开那儿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在心底里,在眷恋中,我最惦记的还是那条不起眼的乡间小路。

这条小路始于我们村口,终于三坊头村的小学门前,全长五六华里,打我懂事起,它就是一条在山顶和阡陌间绕来绕去的羊肠小道。小时候上学,我们每天在这条路上来回几趟,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河堤,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其中的滋味苦不堪言。有一年春节,我曾经回过一次老家。那时候,村里通了水,通了电,有些人家还盖起了洋气的楼房,但这条路的面貌却一成不变。我是开车回去的,车子进不了村里,后来只好把它停放在了公路边一个熟人家门口。车上带了不少礼品,我一个人大大包小包地拎着回村,走一会,歇一会,把我折腾得够呛。

前几天,堂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他家的新房装修完工了,盛情邀请我和妻子回去喝乔迁喜宴。吸取上次回家的教训,我们这次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出发了。

这天上午,车子到了三坊头小学门前,我正思忖着该把车子寄放到哪里去,一抬头,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从岔路口向村子方向延伸着,路面宽敞、平坦、干净,别说一辆小汽车能畅通无阻,就是两辆货车相向而行也没有一点问题。妻子按下车窗,按捺不住激动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路很宽阔,路两边还安装了路灯哩……”

每当看到相亲类节目,我记忆的闸门就会瞬间打开,不由想起村里的媒婆——莲姑。

莲姑全名叫什么至今不知晓,依稀记得她的名字叫莲秀,村里父母辈都尊称她为莲秀姑姑。那时,莲姑五十多岁,身形娇小玲珑,脑后总是盘个小圆发髻,能说会道,聪敏练达。最难忘的是她那标志性的笑声,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的衣兜里永远装着花生、瓜子、豆子、糖果之类的零食,见着小孩就发。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孩子的欢乐和笑声。

莲姑平日里不是在张村走,就是在李村逛,问问东家小伙生辰八字,察察西家闺女巧手。路上若是碰上个村干部,还得细细打听某某人家主人生活做派、家境等等,日积月累,她心里的那本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张家小伙老实本分,苦于家境贫寒,三十出头了也娶不上媳妇,莲姑就给老李家姑娘这样说: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有个好丈夫。老实不花心,夫妻恩爱变金。一门亲事年底就在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中举行,惹得左邻右舍大龄小伙子羡慕不已,年后乡里乡亲拎着礼品排着队请莲姑说媒,于是她家常常门庭若市,爆竹声不绝于耳。

做媒也不都是幸福事,有时候也有“风险”。比如双方结亲不到一年,小夫妻性格不

家乡的路

□季帆

我瞅了瞅窗外,发现不但路变了,而且路两边的田地也变了。以前的田地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中间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田埂隔开,现在田埂不见了,小块田地整合成一大片。正是春耕播种时节,路的左边,两台插秧机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微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田园特有的气息;路的右边,蔬菜大棚一座连着一座,家乡的土地如此肥沃,想必里面一定是绿意葱茏,瓜果飘香。

回到村里,如果不是对老家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归属,我简直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来不及仔细观察村里的变化,堂弟家的乔迁喜宴马上开幕了。在觥筹交错的欢声笑语中,我了解到村里的责任田统一流转承包

媒婆莲姑

□苗子

合、生活不睦,隔三岔五就吵嘴打架,弄得鸡飞狗跳,于是乎两家长辈就开始抱怨指责:媒人不长眼,做的媒损。小两口不能如愿怀上孩子,也骂莲姑做的绝代媒,不得好死。难听的话传到莲姑耳中,她的脸上就像蒙上一层灰,无奈地叹气摇头。

不过媒说得好不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一带熊孩子可几乎每一天都得去莲姑家报到,因莲姑家有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机、《西游记》《封神榜》《新白娘子传奇》《渴望》等经



赶海

周文静摄

老巷新貌

□苗子

这里一定是社区新建的专供居民休闲的场所。

我好奇地走进邻里之家,上午时分人还不少,几个居民一边带孩子,一边聊天拉家常,还有几位老人在阅览室里翻阅书籍。我走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身边,瞧见他手里正拿着一本《江南宋城》看得津津有味。这杂志我熟悉,是内部交流刊物,还登载过我的作品呢。

高兴之余,便与老人聊了两句:“老先生是本地人吧?”

“是呀,土生土长的赣州人。”

“看来您对赣州的历史文化还蛮感兴趣哟。”

“退休在家,闲来无事正好学学,好讲给孙子听。”

我接着又问:“食堂里中午有饭吃吗?”

出去了,乡亲们有的在经商,有的在工厂上班,有的送快递,有的干装修……工作各不相同,但收入都还不错。

吃过酒宴,妻子去了邻居家拉家常。我跟堂弟闲聊,堂弟说,这几年政府特别重视三农工作,出台了許多惠农政策,大家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他还别有趣味地告诉我,回村的这条路两年前就已经修好了,但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没看见。说话间,堂弟把我带到了三坊头村委会旁边的小院里。这儿没有路,只有一栋三层楼房,镌刻在墙上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一楼和二楼是老年人活动中心,我感觉许多面孔似曾相识,却又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三楼是阅览室,这天是周末,里面济济一堂,却很安静,传入耳的尽是一片沙沙的翻书声。这儿的图书很丰富,科学、历史、文学、军事、医学、农艺栽培……各种书籍应有尽有。用文墨润泽生活,用书香充盈灵魂,眼前的景象让我如沐春风。我也是个书虫,对阅读有一种格外的爱好。此刻,我终于明白堂弟所说的“路”是一条什么路了,这是一条年轻人孜孜不倦奋发向上的求学路,一条中年人凝聚力量登高望远的奋斗路,一条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幸福路。

这条路上,有鸟鸣,有花香,有火红的日子和无限的希望……

典电视剧都是在莲姑家的小客厅里人挤人看完的。莲姑家还开了一个简易小卖部,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帮母亲跑腿,去打酱油、买盐之类的生活用品。父亲没烟了,我也争着一蹦一跳跑到莲姑家去买,因为可以借着买东西的机会亲近莲姑,享受莲姑家待客后剩余的瓜果美食。

那时,莲姑身兼媒婆、接生员多重身份,听母亲说我就是莲姑亲手接生的,她算是第一个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说起来,我跟莲姑有特殊的情缘,一年夏日的午后,我因炎热,在村口的大池塘边玩水,失足掉进了塘里,幸好莲姑从外村说媒回村路过,听到塘里扑腾扑腾的异响,才及时把我从水里捞起。事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携带礼品,牵着我到莲姑家千恩万谢。等到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成为村民口中第一个飞出山窝的金凤凰时,升学宴上莲姑握着我的手,当着全场亲友宾朋的面,把我海夸一番:“咱苗子,真是一棵好苗子,是咱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位先生,还是位女先生呢。”后来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莲姑都不忘详细询问我工作是否如意,生活是否美满。

时代变迁,如今村里的小伙姑娘婚配已不需要莲姑这样的职业媒人,不知道村里的长辈是否还会讲起莲姑的故事?



“有呀,待会儿人可多了,饭菜还挺可口的。”

“不是小区的居民也可在这儿吃吗?”

“可以呀,搞食堂不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待会儿你就在这尝尝。”

告别老先生,来到小区内新建的若兰广场。社区干部介绍说,若兰广场是在棚户区改造时新建起来的,许多居民喜欢在此休闲散步。

更名若兰广场,是为了纪念伍若兰烈士。伍若兰是朱德的爱人,于1929年2月在卫府里壮烈牺牲,牺牲地离丹苑小区很近。

站在广场,我思绪万千,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伍若兰用她的青春、热血和26岁年轻的生命,谱写了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光荣人生。小区建立这个广场纪念英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激励后辈人汲取前行的力量。这不,解放街道组织居委会干部,在职党员、热心居民,成立了若兰女子队,86名队员活跃在街道社区一线,成为党建工作的指导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民情民意的信息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是基层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广场随意转转,还能看见“章贡百年党史墙”“红色遗址沙盘”……这一切让人联想起赣州的历史:解放街道办事处原本就是为纪念赣州城解放设立的,是赣州市最早成立的街道之一,曾是赣南地区的政治中心,承载着四大文化——阳明文化、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保留了大量历史遗存,生动记录了赣南的历史变迁。

老巷新貌,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丹苑小区名称的含义。